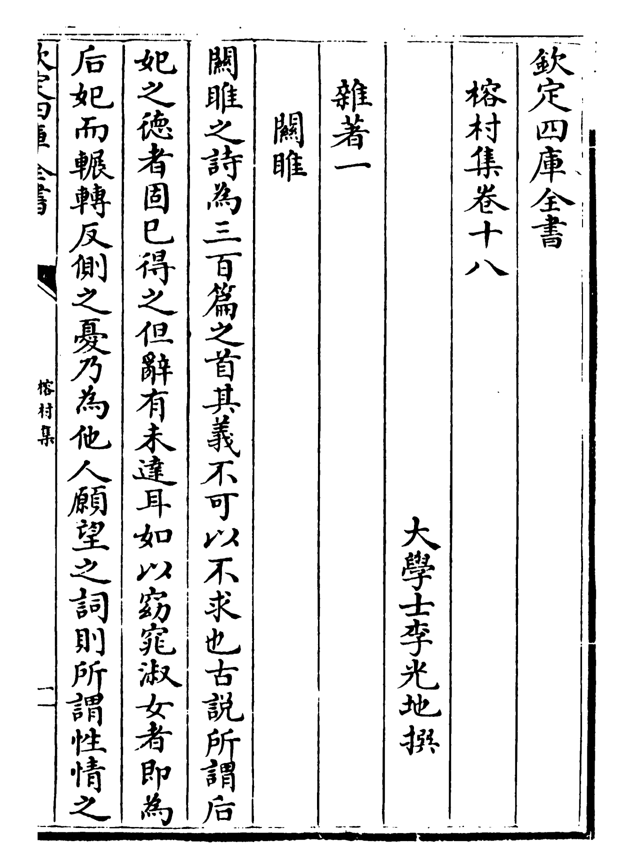


集部



榕村集卷十八

大學士李光地撰

雜著一

闗雎

闗雎之詩為三百篇之首其義不可以不求也古說所謂后妃之德者固已得之但辭有未達耳如以窈窕淑女者即為后妃而輾轉反側之憂乃為他人願望之詞則所謂性情之

正者亦在他人不在后妃矣朱子病舊説之偏於一徳故謂不如以幽閑貞静者形容其統體則見后妃之徳難名真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也然愚嘗以孔子之言思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為作詩者言也若作詩者宫中之人耳雖有傾望之心亦何至於寤寐反側而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之辭亦豈宫人所以施於尊者哉葢古者朝有外職宫有内職妃嬪婦御之數與公卿大夫士等所以修隂教而隆治本也公卿大夫士不得其人則外職隳矣妃嬪婦御不得其人則内

職關矣是故賢聖之君側席求賢至于積精思形夢寐
世之所以盛也求焉而意不切用焉而誠不至世之所
以衰也文王之興其后妃有聖德故其思淑女也無異
君子之思賢臣焉不敢曰為已助也曰君子之逑而已
不敢曰為已下也曰琴瑟友之而已寤寐之思所以擇
德此所謂憂而不傷鐘鼓之樂所以揚善此所謂樂而
不淫蓋秉盛德之至者后妃也得性情之正者亦后妃
也如此則孔子之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美其性情

之正而盛德在其中也序解淫傷二字稍失其意然所謂樂在進賢與夫哀窈窕思賢才者其說益亦甚善此關雎所以為詩之首而又以其出於宮闈也則道之造端而王化之始基也大抵六經之書至於好賢則其義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在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哀之深也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樂之至也就詩言之則風之首寤寐反側之憂琴瑟鐘鼓之樂是后妃所以行於宮內者也雅之首旨酒承筐之貺鼓瑟吹笙之燕是

君所以施於朝廷者也大雅之首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頌之首則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嗚呼此天下國家興亡治亂之由也故愚謂二南之篇以后妃之賢先之不如以后妃之好賢者先之以合於孔子美關雎之意

二典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是善讀書者也是故堯典以舉舜終舜典以命二十二

人終雖然正邪不竝立君子小人不兼進故共驩伯鯀之旣辨然後舜可得而舉也四罪之旣加然後二十二人可得而用也又其上則經緯天地之事故曆象授時堯典先焉齊七政封山濬川舜典先焉若其本則皆聖人之德為之故贊堯者首曰峻德而其效至於百姓昭明黎民於變也贊舜者首曰玄德而其效至於百揆時敘四門穆穆也觀二篇所紀可謂至約矣而堯舜之道備焉故曾子固謂當時史者亦聖人之徒豈不信哉抑

二篇之事不同而其體如一葢其本末先後有如前之所言則堯之道舜不能易堯舜之道天下萬世不能易也審矣不修德則不能敬天不敬天則不能遏惡揚善退小人而進君子不遏惡揚善退小人而進君子而曰致治如唐虞之盛者此後世所以日逺於唐虞之治而不可復也夫

禹臯二謨

禹臯二謨文意亦相對然禹謨中雜有益臯陶之言臯

陶謨中又雜有禹之言所以分二篇者葢言則以唱其端者為主事則禹謨中有禹禪受之事也孟子曰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又曰禹薦益於天然則禹之所尊讓者臯陶而帝卒以天下授禹及禹即位之後則臯陶已老而死故禹薦益而將傳以位焉三人之更迭陳謨殆以此也稷契無言於唐虞之間者葢其職專於敎養民事是勤則朝廷之上固可以委之禹臯諸人而已不與矣抑百篇之名原有益稷而今所謂益稷者乃就臯陶謨

中分以備之非其舊也又安知此篇無稷契之言論而

今軼之與臯陶謨允迪以下猶禹謨文命以下也天敘

天秩之訓猶禹謨人心道心之傳也無若丹朱傲之規

猶禹謨滿招損之戒也苗頑弗即而施象刑以服之夔

擊石拊石以終之猶禹謨之苗民逆命而誕敷文徳以

懐之舞干羽而格之也二典臯謨皆及在廷三凶之事

獨禹謨無之葢在廷三凶有鯀焉史者之體也臯謨有

三凶而無鯀義與此同而又出於禹之言固不應及鯀

矣禹臯謨皆以苗民終一以見聖人之不忘外憂一以見聖人之獨務内治而臯陶賡歌叢脞之箴則又與二篇之末禹益儆滿之意相發其一時君臣交儆之盛豈非萬世之法哉

後天卦義

問後天卦義以人物言之當何如也曰造化生物陰陽者華實之分也震則種實在地而發生之時故曰出䖏則枝條備矣故曰齊離而坤則葉茂而華盛之時也華

葉茂盛而果實之胎在於是故曰明曰致養兌則生意充矣故曰說雖然華葉不剝果實不生乾則成實之時也脫落華葉而復返於種故曰戰坎而艮則實熟而堅凝完足可以復生故曰勞曰終始物類如此人倫如何曰以家信之陰陽者男女之別也震則長子而當室也故曰出巽則長子之耦妻者齊也故曰齊有嫡必有娣離次於巽嫡娣之序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男女相遇家道咸理矣故曰相見如是則生育之道廣而母道在

是故次坤而曰致養兌則少女也妾也家之道恩洽於賤者而後和故曰説於是震始成乎父道而為乾有繼嗣則巽曰又將為家之主雖母亦聽從焉故曰戰者陰不敢抗陽之義也子生而幼為中男為少男皆未成人之稱也飲食教誨以待其成則又為長子而當室矣故曰勞曰成以國言之陰陽者君臣之義也君出而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震之位也臣必潔白其心與君齊力故巽曰潔齊臣道之盛朝覲會同君南面而聽之故次

離而曰相見臣之職莫大乎役於君以養民故次坤而曰致役致養君臣相說太和之治乃成故次兑而曰說於是而臣功終矣無敢疑陽而主威孤行故乾位於是而曰戰雖然臣之功成而不居君之德尊而不抗勑天之命不敢忘勞者坎也凝天之命端拱無為者艮也故曰勞曰成而德之所以日新道之所以不窮治之所以可久而可繼也大率陰陽之義造化之本天道流行萬物同根故其理象參差而大致皆同推而言之無適不

有無時不行深於易者知之爾

春秋

文敝則捄之以質周之季其文縟矣觀列國辭命載在左氏者可見先聖作春秋撥華為根一言增損必有深意可以精理焉可以決事焉餘如書體義例句節字法皆可以為萬世修文者折中韓子謂左氏浮夸春秋謹嚴者甚善荆舒號為宋文之知所裁者而不好春秋是故以知其膚末於文也

周禮

周禮一書為近代諸儒改易竄置眞贗相亂自吳幼清方遜志之賢皆不能免要其疑端皆生於冬官之闕而地官所掌乃邦土之事故或則曰地官闕而冬官未嘗闕也或曰冬官錯於地官之中也然以愚考之大司徒之職及其所屬之官雖所掌邦土而要歸於敎其非冬官之誤明甚且大小司徒之章文意相從所屬自鄉遂以下官職相序亦絶不類他官攙入然則諸儒之所改

易竄置者其可信乎是則何説而可曰自虞夏之間而司空之職率先於司徒舊矣舜典伯禹作司空稷播百穀然後契繼敷教其在後世則播穀亦司空職也洪範序八政四曰司空五曰司徒禮記王制説者以為夏殷之書其文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此皆司空司徒二

官皐教相成之謚也周監歷代損益厥禮董正治官六典斯備其列司空於五官之末者葢別有深意焉然周禮者周公未成之書也故其敘司徒之篇猶首以司空之事合養教而備厥職惜乎司空未作而成書不可見矣學者無由盡知周公之意又未嘗深攷沿革之由私疑臆決穿鑿傅會遇不可通則悉以為漢儒變亂之罪豈不過哉然則司徒之篇雜以司空之事此周公之舊而非所謂誤與錯也葢周公初革官制其猶未能變古

若此

王制

禹之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今觀王制自冢宰制國以下至司寇其序正合葢冢宰所司食貨祀三者備矣然後以司空定民之居然後以司徒興民之徳至於樂正司馬因司徒所教而升之故以附于司徒而以司寇明刑終焉賓師二者洪範次於後王制敘於前葢洪範

言其切于民生之先後緩急則柔遠安邦之事宜居養教之後王制言其關於建國之規模綱紀則禮樂征伐之柄必在庶政之先義各有所當也此書上比虞典既微有不同下視周制又甚相懸絶獨與洪範則其暗合若此蓋洪範作于夏而殷人守之則知註家以王制為夏殷之書者不謬也然冢宰之名唐虞無是禹宅百揆冢宰職也而其自言曰奏庶艱食鮮食又曰懋遷有無化居禹貢自田賦財賄綜理纖悉則唐虞之食貨固亦

冢宰司之周禮天官其職掌皆食貨之事則亦有所從來矣故曰虞夏殷周所損益可知也其詳自夫子之時而無徵然而能言之者葢參互考究而得之爾

孝經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弊至於悖德悖禮其卒未有能愛人敬人者也愛親而惡於人敬親而慢於人其弊至於及親辱親其卒亦未有能愛親敬親者也葢仁孝之理得之最先而統之最全惟其得

之最先也故施由親始而一本而無分者不足以言道也惟其統之最全也故事無終窮而於萬物為有外者不足以盡仁也夫始也舉斯心而加彼而孝為之根終也挹乎彼以注兹而孝為其極故孝也者仁義之宗道徳之要孟子之距墨翟韓愈程朱之闢釋氏其源本之差正在於此曾子述聖言而目之經終篇大意惟此二者以是二者為綱為後尋其職分之所當成效之所至則此經之義昭白無疑而章句之間亦無淩雜之可議

也中閒與左傳文相出入故先儒以為疑然易文言釋四徳處亦左氏文也左氏傳出最後大抵采摭經史雜以傳授聞見烏知非左氏撮易孝經之意而為之辭乎

讀諸葛武侯傳

或疑武侯誠王佐也何以規取荆益為兼并之謀非王佐之道短於用兵淹歴年歳非王佐之才曰此鄙儒文人之論非識經權之體者也漢室傾頽盜賊蠭起璋表以枝葉之親上無周公定國之規下無晉文勤王之舉

而據巴西觀望江表僭擬擅專坐自貴大此為輔亂之徒宜伏管蔡鄭衛之誅者矣先主時方寄食襄樊衆不盈旅名義威力兩有未便然因琮瑁之亂將舉國附賊聲而討之未負於信既得荆州結吳拒魏正名西征兼弱攻昧未損於權及乎先主托孤之盟已堅而棄荆土於前法正張松之謀既行而覆西州於後遂使江東求地有所執言成都攻圍未免遺議此則時事之變非武侯之本圖也故東征喪敗追惜孝直之亡以知一德

之合知已猶艱昔孔子不競於墮成之師孟氏被謗于伐燕之役茍不推論時世則賢聖失圖獨三代以下哉奇謀為短此陳壽之言也夫興大業者無近功志王道者絕小利是以罪人煽亂數載斯得頑民弗靖歷紀風移非聖人之無顯績實規其大者也觀其馬謖之用則感攻心之言二郡之徙則哀赤子之困艱難草昧而仁義愈明此其流風軼軌所以取貴於今也樂毅不急二城之下論者以為服齊人之心管仲不究伐楚之威先

儒以為不殘民之意若龔韓彭之餘策事攻取之急謀以暴易暴而助亂畧多殺不辜而得天下事雖成其本蹶矣管仲樂毅之所不為也豈武侯之心乎

讀韓子

韓子之言道也其論道德仁義之意甚美其觝佛老也所謂爭四代之惑比於距楊墨之功者也或謂終篇無及釋氏者意退之未讀其書不知其瑕舋之所在此可謂輕指古人不自知其膚畧者與夫道之裂也必有一

人始為邪誕然後尤者得以繼焉楊墨非老氏比也而皆竊乎老氏之意及佛之入自謂超然尚矣識者審其根實究其崇長增高之偽又以為與老源流表裏而大濟以夸虛是故孟子專攻楊墨障其流也退之則源之務塞而謂道德仁義之說自老氏離也然後楊墨肆行佛乃以晚出而承其敝且謂不及釋氏者彼謂清淨寂滅之言去父子君臣之言老書有之與出三代之下為夷狄之人老氏當之與吾則曰其所謂蔑禮樂刑政者

老氏也棄君臣父子者佛氏也又申其說以為蔑禮樂刑政者為太古之無為者也棄君臣父子者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韓之時佛之禍為烈故悲其不遇列聖而生於夷狄之邦哀後王之不能黜之正之而反使加於先王之敎之上老子詖淫之始而釋氏邪遁之窮其言之益有序矣荀況之言雜駁乖離擇焉而不精揚雄之書艱難晦塞語焉而不詳故道之傳斷自孟氏而止而以為其流也長曰其仁義之說朱程猶譏之何也

曰先原性後原道則未可譏也博於愛宜於行情之用道之經也其論性則異是性有五在七情之先矣原道者自情始殆敘文者失之與故未可譏也然則韓其醇與曰惜其於性也詳於三而畧於五也詳於三故謂孟子不知品之區也畧於五故未知孟子所謂善之朕也苟求其故則知下焉者之可制以法也乃其善焉者之有同於初而聖人之意得矣是故精焉而有未精詳焉而有未詳不然則朱程曷譏焉於道豈獨粗傳爾乎

讀周子太極圖說

無極者無所為極也太極者極之至大者也無所為極而為極之至大則陰陽之本也五行之宗也男女於是生萬物於是出其在人則形神之主也五性之會也美惡於是判萬事於是繁與天地合德太極也與日月合明陰陽也與四時合序五行也與鬼神合其吉凶美惡也此聖人之事也協于極而歸于吉君子之事也不協于極而罹于凶小人之事也天有陰陽五行之氣也地

有柔剛五行之質也人有仁義五行之性也原夫天地萬物之所以始太極始之也而太極無始也反夫天地萬物之所以終太極終之也而太極無終也有始終者有死有生無始終者無死無生以其生生故謂之易以其極至故謂之極易者極之用也極者易之體也

記陰符經

陰符經亦衰世之書大抵老氏之苗裔知其意者為之也五賊三盜之云語尤險惡然其本指則老氏所謂反

者道之動云爾通以儒者之言則豢養者酖毒也患難者藥石也逆制其性所謂害我之賊然而可以昌順縱其心所謂恩我之親然而可以亡德之昏明命之融短國之興衰軍之勝敗孰不由是雖然見此機者必歸之於至靜其故何也靜雖天地之本而自人觀之則殺機也魏伯陽云象彼仲冬節竹木皆摧傷反本還寂外則彫槁非昊羲文王孰能於此見天地之心哉於是有得然後可以察虛盈之幾語屈伸之感萬象變滅不以撓

其志亂其胸矣故静者心符也見其機而順之者用符也雖曰隂陽相勝而道主於隂故曰隂符也

記離騷經 二條

前半篇自皇考命名以至女嬃訓誡直述已事後半篇自陳辭重華以至問占遠逝託意寓言直述已事者自之已經而傷其時道其志行以攄其憂鬱託意寓言者意之未已而决其時之無可為斷之以志行之所不屑為者以矢其堅貞書之大致也前之詞顯故議者以為

譏誚之太過後之詞微故談者以為荒幻而不經夫怨誹而其流及上小雅先之矣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若至決上下之無人將違棄而遠去是豈忍以明言者原之滑稽其不忍明言之心乎

楚辭所謂求女云者古註近之而指未明葢所謂求女者非求君也欲其君之得賢臣焉爾始也哀高丘之無女則高位者無人矣繼而相下女之可詒猶望其有處於下位而備進用者也乃求如虙妃者而不可得相與

為驕傲淫遊而已上下相習小大成風亂國之朝其勢固然於是思遺佚之士曰庶幾其登進乎乃為媒者鴆已毒矣鴆猶巧焉隱逸之賢安能以自通鳳凰既受他人之詒而不為吾國媒則有娀之佚女必為高辛先之而非高陽氏之有矣雖然望未絶也使少康而有賢配倘所謂杞夏配天不失舊物者乎奈何媒理之妬嫉欺蔽無異於前則事既可知而原之望於是絶矣葢是時也懷昏而不知襄淫而失道原固灼見之而惓惓之誠

不能自已焉他日天問之作反復於鯀禹啓少康之事夫亦離騷之志也然自原沒二千年而莫有明其意者方且以求女為失喻幽昏為無禮嗚呼原其益寃也哉

記握奇經

此陣法本易八卦天地風雲者乾坤艮巽也艮為山山出雲也龍虎鳥蛇者震兌離坎也以四方蒼龍白虎朱鳥元武而定四維方而主靜故正兵布陣則用之四正圓而主動故奇兵制敵則用之天地風雲取其定位而能變化也龍虎鳥蛇取

其威猛而能騰繞也風以天氣下行於地故風附於天在周易乾與巽對是也雲以地氣上接於天故雲附於地在周易坤與艮對是也前衡變為虎翼而風應之風從虎之義也風變為蛇蟠以應虎在周易兑坎西北是也後衡變為飛龍而雲應之雲從龍之義也雲變為鳥翔以應龍在周易震離東南是也按周官司馬自五人為伍至七十五人為乘自五百人為旅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皆以五為陣法此則天子六鄉六遂諸侯三郊

三遂之兵也至於四野則經地以井異於十夫有溝處民以八異於五家為鄰意者出兵之數治戎之法亦必以八為其節何者凡比鄰共井之人居則守望足以相助也行則危難足以相捄也其歡愛足以相死也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旦戰目相視足以相識也如井牧之氓亦編以伍什之法則調發之數雜軍旅之心離矣故除一甸出車一乘者數家而賦一人尚可馭以卒兩之制以合於司馬之法若野鄙之閒田役教民或追胥竭

作則家出一人必以八八之數馭之葢始於八家編之以同邑同丘而成於一甸六十四井之數此疑自古以井田制兵之法而周家但行之野外令周官管子俱於四鄙軍制畧而不詳焉是以為握奇者託之於風后以大其事意必有所祖述為之未可以出於兵家而盡疑其偽也所謂握奇者兵法尚奇故云握奇也以天地風雲為正則龍虎鳥蛇為奇也以天地為正則風雲為奇以龍虎為正則鳥蛇為奇也以前列之八陣為正則後

隊之遊軍為奇也總而言之則凡正陣遊軍皆為正而時靜時動變變化化不可測度皆為奇也故曰以正合以奇勝此握奇之指也雖然餘奇者遊軍也遊軍稱握機與握奇通者蓋兵家之奇無所不在而其用遊軍也為多夫所謂正兵者利戈矛弓戟之用習金鼓旌麾之節嫺步伐進退之方識高下向背之地其教養之素至於如手足之相捍衛其節制之重至於如山丘之不可頓撼如是則正兵之用盡矣若夫偵間以得敵情窺望

以審敵勢未遇而致師既陣而躡敵方合而出其傍繞其後我退而設之伏示之疑變强弱之形移彼已之利若此者非遊軍不足以備其用濟其機也是故養遊軍之祿可數倍於養兵馭遊軍之權或更甚於馭將此握機之號所以或專屬之遊兵以為設奇制勝專在此也孫武之書以權計始以用間終其得握機之用乎湯武之師未之有也作書者其春秋之後七雄之世乎

記太初歷

太初章會統元之法至朔同日謂之章交會一周謂之會至朔分盡同于日首謂之統統首日名復于甲子謂之元其日法以八十一為分以一千五百三十九為小分以三百六十五又小分之三百八十五者為日之周天以二十九日又小分之八百一十七者為月之會日十二會不盡歲氣而閏餘生焉十九年七閏則冬至復在月初而氣朔分齊故謂之章也然月之周天與會日不同時故每月雖合朔而不在周道之交則會而不食

太初歴法計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近交凡一百三十五月而一當交當交則蝕既日月數之終也一章之日月雖會于冬至而不當交積之二十七章則朔日冬至交會分窮故謂之會也又以日法計之一歲全日之外小分三百八十五比之四分之法而少盈益侵小分四之一也章會至朔之分未盡于日首積之三會則分釐相補復得全日而冬至交會復起于日首而無餘分矣故為一統也然甲子者日名之端必氣朔肇於

此日乃得歴元之始故初統而得甲子次統而得甲辰三統而得甲申三統既盡則復值甲子朔旦夜半冬至交會分窮而一元章矣是以通而論之冬至者氣之始凡推步以為凖焉一章之日月雖會然同經不同緯同度不同道也至于一會則同經而同緯同度而同道矣統則以得夫時之首元則以履夫日之端斯又以日辰干支與天月日星之紀而相合者也於是推之五星亦皆有會合之元焉歳月亦必有榦枝之首焉引伸觸類

原始反終歷家立元之法大抵若此

記四分歷

四分術即後漢章蔀紀元之法葢古歷所同也四分者析日以為四分也以九百四十為日法四而分之得二百三十五分故一歲之積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年而氣在日端十九年而氣朔分齊七十六年而氣朔同在日端一千五百二十年而復於甲子日四千五百六十年而返於青龍歲葢日之月分有十二度十

九之七歲之月分有十二會十九之七故必十九年七閏而後氣朔之分齊四年而景復初故必四章為蔀而後朔日之分盡八十年而甲子日冬至故必二十蔀為紀而後日之六旬周六十年而歲運一變故必三紀為元而後歲之六甲窮所謂歲月日辰皆甲子而天與日月會於子以為歷元者此之謂也此與三統一元之年數雖近而推步不同日法異故也然自太史公作歷書紀漢太初歷而下所列者乃章蔀之數意者褚少孫所

補少孫未學太初故直取古法附之然則古歷竝同四分不自東漢始矣

記韓子原性 二條

自魏晉以下言性者高之高之則謂虛空而已言情者卑之卑之則謂邪欲而已故其於性也幾如天之不可覩也如風景之不可捕繫也於情也幾如水火之不可蹈也如疾病瘡痏之不可加諸其體也雖與韓子竝世如李翶復性之書猶然今韓子之言性也曰仁禮信義

知而已言情也喜怒憂懼愛惡欲而已是皆禮運中庸孟子之所言學者之所誦記然能見之明言之慤卓然不為浮論若此書者鮮矣其曰所以為性者五是即程張天命之說也性之品三是即程張氣質之說也性視其情情視其性是即程張心統性情體用寂感之說也不知天命之實故謂性為空虛不知氣質之流故謂情為邪妄不知體用寂感之無閒故謂情不根於性性不累乎情凡此皆為老佛者之蔽是故荀揚之悞易知也

釋老之妄難見也韓子于三說之偏折之詳矣後乃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何言而不異明乎佛老之甚于荀揚不辨之斥其義至精

此篇言性上接孟子而下啟周程蓋其品三即氣質之性也而其所以為性者五則天地之性也然既知所以為性者五則性非善而何性既善則孟子之與荀揚又豈可若是班哉蓋孟子之言性也授天命以權而掩氣質者也韓子之言性也授氣質以權而掩天命者也孟

子非不知有氣質故曰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不能盡其才者也以為雖有不齊之材而不足以奪其所受之中韓子非不知有天命故曰下之性亦畏威寡罪而可制也以為雖有未泯之性而不足以移其所定之品韓子之極推尊孟子而言性之有不合者其在斯乎抑此益韓子之於孟子所謂未達一息者也不然排佛老之功且與距楊墨者竝矣

記韓子原道

此書大指明仁義排佛老而已然仁義之道皆出於性而釋老言道之謬皆由其見性之差也故原性之篇首言五性而主於一深得以誠為本之意末言二氏言性之異以斥虛空斷滅之非然後道之大用流行于天下者皆性之固有而非自外至矣故原性一篇乃此篇之根柢自編文者失次而學者誦習又專此而捨彼反緣此而滋無本之疑則韓公之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向自而使後人知之哉

記韓子原人

天者四象之宗土者五行之主人者萬類之靈也故天地人竝立而其餘者皆舉之矣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故一視而同仁親親仁民愛物推恩有序故篤近而舉遠不能一視而同仁者楊氏之為我也而老近之不能篤近而舉遠者墨氏之兼愛也而佛近之

記韓子原鬼

神鬼物怪四字有别神者天地山川之神之類是也鬼

者人死為鬼也物者本是物而忽有變異如木石蟲獸之類皆有之怪者陰陽不正之氣所生如夔罔兩之類是也此篇因原鬼而分别鬼物二者又因鬼而兼言神因物而兼言怪辨形聲之有無究妖祥之自起可謂知鬼神之情狀者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榕村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榕村集卷十九

大學士李光地撰

雜著二

記周子太極圖說四條

濂溪太極之傳疑者多矣自朱子發明尊信濂溪固居然斯道之統圖亦粹然理學之源也陸象山頗疑太極之上更加無極為老氏有生於無之旨當日國史又妄增其文

曰自無極而為太極朱子所以辟闢推辨至矣夫惟目以有也故謂生於無周子非以太極為有物也何無之推乎正惟恐人惑於老氏之說以為有物渾成故以無極名之又懼觀者二之也申之曰太極本無極曰無極之真此其不為老氏之學何疑焉夫眞者何也通書之所謂誠也所謂純粹至善也誠與善益大傳中庸七篇言性與天道之極非老氏之書所有若乃首句文意猶之通書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云爾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有而無無極而

太極者無而有有而有則非神無而無則非道神理之關有無之妙觀之太極通書盡矣

圖首之以太極太極者渾然一理而不見其有餘也粲然萬分而不見其不足也是故圖以圓象之所以目其渾淪一理之妙也其次爲陰陽陰陽動靜互爲其根神之所以不測也其所以陰陽動靜一本於極道之所以不貳也圖之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而陰陽之中共函太極以此也又其次爲五行圖之五行交系乎上猶之陰

陽之互為其根也通書云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其總會于一猶之陰陽之中函太極也通書云五行陰陽陰陽太極皇極者萬民之所象而效也太極者萬物之所肖而生也皇極有位故曰皇建其有極太極無形故曰無極而太極然則周子圖說太極之名本於易人極之名本於範太極皇極其理至周子而始明其義至朱子而始當

諸儒言有無對之靜超乎動靜之外者皆非周子之意惟朱子圖觧得之主靜之靜即動靜之靜也中正仁義

動靜周流而靜者常為主焉如義與智豈無動然止是纔交義智便截然而止漖然無事故董子謂陰之位在秋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正與此意相合且如通書所言圖說之演釋義疏也其言靜無動有寂感誠神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皆是動靜對言絕無所謂無對之靜者且其所謂主靜之意惟於末章蒙艮而後見之其所謂無欲之指則於聖學一章見之聖學章言無欲則靜虛而動直不專言

靜豈眞復有無對之靜哉蓋言無欲則靜虛靜虛則動直是靜乃動之本而無欲則靜之本也明道答橫渠書伊川易傳皆是此意伊川釋艮卦謂艮其背者止於所不見然止之而能止者止之各於其所也止之不各於其所則無可止之道明道答橫渠問定性謂絶物以求定則愈益其憧憧而不自知惟去其自私用智之心則大公而順應靜亦定而動亦定矣張長史監試無欲故靜論中言人知靜故無欲而不知夫無欲故靜也知靜

故無欲則必專其功於靜專其功於靜者釋老之學也無欲故靜則必如聖門所謂戒謹恐懼以完其未發之中者而後可吾儒之學也此論極其精切自中庸首章艮卦彖辭及圖說定性書皆當以此意求之則庶乎其不謬於聖賢之指矣伊川是恐人求靜於靜故艮象如此立說橫渠惡累於外物亦有偏靜之意故明道書中云云

記周子通書卒章

蒙初學也艮成德也自初學至成德一以靜為本焉所

以發明圖說主静之意也葢嘗論之易卦一陽在下則為震為動於時為春於方為東於人為面於心則感物而動時也一陽在上則為艮為止於時為冬於方為北於人為背於心則寂然不動時也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者非謂此静之上别有無對之静為之本體也所謂主静亦非謂此静之外别有所主之静為之功夫也但自其寂若未發之初性之全體於是乎具苟無以汨之擾之則主靜之學亦於是乎存易之艮彖發明此理故

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背者人之所不見至静之地也艮者止於所本止主静之功也其所以能此者周子以為無欲程子以為敬然程門所以言敬葢曰主一無適又曰其心收歛不容一物則亦未有出於周子無欲之旨也至於初學未易言此然古人之教自其幼穉蒙昧則已施以整齊嚴肅之規克其精專純一之性此即主敬之功也主敬之功即主静之學也程朱謂敬為知行之要葢始於童稚之習終於聖人之歸

而周子通書卒章申主静之學必兼蒙艮言之淵源授受於此益著矣

記張子西銘

辛未會試發策問及西銘張長史答云西銘之義非專為明理一分殊也要之教人盡性而已謂人生受形性於天地猶其受之父母必其能守身而後為能事親必能盡性而後為善事天地故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總以見吾身實為天地之子而要歸於存心養性不愧屋

漏乃盡所以事天之道是則謂西銘乃仁之體者固言體以該用言心之德以該乎愛之理也程子理一分殊之語亦因龜山兼愛之疑而答之朱子又因而析其義馬爾非語張子作書之意專在是也及長史登第後養疾余寓中復言及此長史言此有一直一横之理直上是父母横去便是兄弟直上是祖宗横去便是族姓直上是天地横去便是民胞物與因其横出兩旁者皆與我自直上生來故須窮到上頭方纔筦得兩邊住也因

其論精切今記于此

記張子正蒙太和篇

張子以太虛言道往往不槩程子之心葢道也者統虛實貫清濁該動靜通有無孔子周子以為太極者盡之矣以清言道以虛言道是道有對也不幾乎以無言道者同歸與故又為之説曰所謂清者兼濁所謂虛者兼實如是則有有對之清有無對之清有有對之虛有無對之虛厥後胡五峰之門皆謂有無對之靜不與動對

無對之善不與惡對以是形容天命之性未必不由正蒙權輿其說也然老佛之言無意主於無若曰有不礙無將率天下而無之者也張子之言虛意主於實若曰虛不礙實將率天下而實之者也故虛空即氣章極言老氏有生於無及浮屠幻妄天地之過程子以為至正而謹嚴可以觀其學之精矣

記邵子觀物內外篇 三條

邵子之學最精其功最大者在發明先天卦畫次第其

經世觀物自成一家經非附義道不純師謂之邵氏之易可矣其說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為天地之體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為天地之用變化而生萬物則有性情形體之異走飛草木之殊其在人則為精神魂魄血氣骨肉之身其主於腑臓則為心腎脾膽肺胃肝膀胱之應其發而感於物則為目耳口鼻色聲氣味之交合天地所以生人生物則為歲月日時元會運世之運聖人所以理人物贊天地則有皇帝王霸之事易書詩春秋

之經此其書之大畧也

陰陽有合有交乃邵書要妙燧取火於日鑑取水於月

賈星為石天壤為辰此合之義也日紀於星月會於辰

水生於土火潛於石此交之義也暑多風雷寒多雨露

合也暑晝長寒夜長交也食草之獸草伏而毛如草之

莖食木之禽林栖而羽如林之葉物類之交也魂隨神

而變魄隨精而止人身之交也心肺相聯肝膽相屬府

藏之交也元猶歲也會猶月也運猶日也世猶辰也則

以小運之合而知大運易始於羲軒書序自堯舜詩歌詠商周春秋功過桓文則以經術之合而知經世

天地之體數十者如天有四時合元氣則五矣地有四方合中則五矣五者之中有無體之一焉即中央元氣是也有不用之一焉則又就四者之中去其一用其三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東南西皆見而北不見無體者體之體也不用者用之體也餘四者體之用也餘三者用之用也若以十論則去二而存八者體之用也又

以其八而十之去三而存七者用之用也故邵子曰一年生物之數夏至之日皆止於七分凡人事之極亦至七分可以止矣河圖具天地之體數故以十終卦者體之用故以八成蓍者用之用故以七變

記程子定性書

程子語類有教人繫累穿鑿一段即是定性書注解蓋敬以直内則無所繫累而廓然大公矣義以方外則無所穿鑿而物來順應矣故始終歸之於敬與義此定性

下手工夫也忘怒便是敬觀理便是義張子東銘亦是從敬義下手其戒戲言戲動如論語所謂不重不威持敬之事也其戒過言過動如論語所謂遷善改過徙義之事也故其書之上文引論語此章而後以東銘系焉

記渾儀

儀有三重其外一重不動者為六合儀所以定上下四方之位其中一重旋轉者為三辰儀所以象天體圜動之行其内一重周遊四遍者為四遊儀所以挈玉衡而

便觀察益三辰一儀尤為要切其儀有三環一環以準赤道一環横跨之以準二極一環側倚之以準日道三環交結相連上刻南北東西縱横之宿度以水激其機輪使之日夜隨天東西運轉必使在儀之度與在天之度相應而不忒然後可以按候而仰窺也即以木星言之今夜經天之處距極幾度距赤道幾度於何知之以儀上所刻南北之度準之則足以知之矣又如木星行疾時今夜距昨夜幾度行遲時今夜距昨夜又幾度於

何知之以儀上所刻東西之度準之則足以知之矣以至日軌之南北平斜太陰之纏絡委曲五緯之遲留順逆莫不皆然然儀度雖與天相準而人之轉瞬難定故四遊儀挈衡管于中可以隨處低昂掛於儀之上而注視焉則儀度與天度相直不爽如盤針定於杪忽之中而外薄乎四表葢無幾微之差也古璇璣玉衡之法雖不可攷然大要當不甚遠

李子曰諸術皆易理之殘也星命雖淺近然其造初者必有說焉其術以人生之時星出地平卯位為命宮故星宮者無定者也卯位者有定者也此與萬物出震之義合也福禄者其盛故直巳午遷者其變厄者其災也故直未申午前為嚮明午後為衰昃之象也妻者身之敵故取對宮僕役者妻妾之餘故次妻位在易坤為妻道兄為妾道而皆處於西方亦其義也其尤精者子嗣父母兄弟位乎亥子丑之三宮其於易也殆庶矣乎夫

乾居亥子之交言乎歲序則前震之子也言乎卦象則後震之父也亥者微陽之復生為今歲之子子者一年之始初為明歲之父故乾之為子又為父者猶之木果也語實之成則前樹之子也語種之生則後樹之父也自卯而亥而生子亥子之繼子復為父終則有始以終為始乾之所以如圜無端而不可為首也與坎艮于震為兄弟有父母則有兄弟矣與身俱生者也故次父母也梅定九曰四海之域惟昧谷與中國通道故泰火之

後道術散失而西方往往有聞焉西域星盤之序於易有合吾故曰易理之殘也

東里書生篇

雯蘿子居於清溪之源碧翠之麓漱咽巖泉嚼咏松風充然若有得也東里書生過别業而休焉與雯蘿子逍遥而縱乎樵漁之逕神流於雲物之上東里書生曰玆山壁立而峻多石而華卉不生與村落隔越人跡希踐焉夫子烏乎眷爾雯蘿子曰噫子之相是也以迹玆山

峻而腴清泉瀉焉生喬松不生蘼草天將雨水氣上中心蒸薄貫頂流趾然後彌客四野而漫乎東皐當其絶壁幽阿寒風蕭瑟松竹高摇神籟響應若顔淵子輿簞瓢窮巷曳屣而歌商隂陽既和雲谷出布若伊尹尚父應會乘機幡然而出於巖渭之野東里書生曰善哉夫子之寓志於斯山乎雯蘿子曰山以石為骨潔清不穢故曰碧其上多大木閱四時而柯葉常青故曰翠夫惟碧故翠也肥饒沃美之地彌望皆紛華繁葩而不可以

歷火也東里書生曰然再以請雯蘿子曰夫山之下泉出焉山之上雲興焉瀦澤盛者蒸雲多膏雨渥者鍾源厚泉與雲其互相灌輸者耶曷不息機於騰降而寂若于太虛耶雲無泉將遂滅耶泉無雲將遂竭耶相資於不相資之中呼噏於眞元之始窮乎是者吾與子觀化矣於是東里書生俛焉而思嗒焉而悟築精舍隣居與雯蘿子學易期終老焉

希寥子篇

希寥子學道巖上二十年鼓柮來溪之西與雯蘿子游而問焉曰吾聞子業子之業也甚劬其病矣夫雯蘿子曰未有得也不敢言病曰子之業是也則亦有所圖矣乎曰不知也希寥子啞然笑曰業焉而不知所圖之謂愚圖焉而謂已不知之謂欺夫我則知之戚躬之飾握世之資覬時之適而浮譽是沽又不然引志幽貞娩美蘭蕙身没名傳來世之貴夫子之業則蓋未離乎是也復托於悲命謂己憫人若有大不得已者而矻矻為勤

吾聞之崐岷之流逝者不見其西也隂陽有乘除日月有盈虧天則尸之而人謀奚為標枝之民陋世淳以睦六藝既修亂亡相躅由此觀之謂己之區區之為療世者誕也若夫飾節以驚愚移情於南山之竹而不知其身之腐也則曷不與我按魂㷀之倏晞日月之光驂舵風電而與元化翺翔哉叏離子嘿然者已久喟然而興曰夫子之論天人一矣而又二之夫世有先後道有淳漓渾㽀樸散之人則投以百藥之滋棄天者不祥為已

者不公古之至仁盡天之職而不庇其躬詩云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誠未能謝役役之譏而與夫子相從于大荒之野希寥子一笑而别雯蘿子歌而送之曰四冥寥廓兮元氣氤氲往者予弗及兮來者予弗聞吾何獨憂兮為仁斯存希寥子屬而和之曰葵藿希陽兮鶗鴂呼旦西崦不留兮明星彌爛二物何愚兮海鷗泛泛又歌曰獸則有犧兮木則有材覬用於世兮是物之災舍淳還化兮與道去來遂登舟嘯風而還乎溪東之巖上

臨川篇

臨川人有游於華山之洞者其洞至深游者以炬照行炬盡則返率不知洞之奥近一人者不返停慮凝眡久之則若有微睹焉又久之澄若月星之明旁側傾坎皆可矚見其卒也乃爛如太陽之晝珉璞之藏蛇虎之居神魑之窟三古之墳埋千年之鮮葩靡所不睹遂極洞之趣而還越山高者千仞衆登之胥敝焉其一人氣意休暇若無勞者問之則曰吾疇昔精力不分今者之行

視前一步當其未至吾不矯首而一望巔焉猶平地也是以心閒而不挫於氣洛人有遷於海濵而航海者颶風至埀覆溺舟人跳踉號呼洛人起正冠衣若將有所待者而神不荒舟既島衆謂洛人曰若子無懼則勇矣敢問適者之容甚莊何謂也洛人曰或者天之以死我也敢不敬乎希寥子聞之曰善乎三者之於道雖然夫至人則不然彼且憩於混沌之谷而又烏乎見彼且御於大風之隧而又烏乎踐彼且狎於呂梁之波而又烏

乎變或以問於雯蘿子雯蘿子曰否否夫入洞者心矣夫登山者性矣夫航海者命矣夫傳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心也易曰不耕穫不菑畬性也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命也

納者篇

雯蘿子邂逅納者於湖鄉舊相識也謂其别後為有聞也就而問之雯蘿子謂納者曰吾聞子法人為不善則身轉而為禽獸有諸納者曰然雯蘿子曰吾聞過而不

留者天之道故物而生游而化夫今之來者非昔之往者也若予言則造物者其已病乎衲者曰自爾為也造物烏乎病坐有間又曰夫天地則心法爾生死則起滅爾起滅者不停生死者無端子亦烏得謂子之心之起者之來非復子之心之滅者之往者乎子亦知子一日之間人而獸獸而人者葢不知其凡幾乎雯蘿子不答以之而言制伏之道衲者曰徒言制伏者標哉而非其本也夫學則有願力焉有行力焉願力大者行力大願

力小者行力小願力完以固則有折衝於談笑一戰而功成徒言制伏者標哉而非其本也雯蘿子歎曰甚哉事心之難也衲者曰有是夫子其心子之心爾子其心子今日之心爾不以已陳之迹而誤當幾不以未生之境而存顧慮不以浮形幻影而廢大事雯蘿子辭衲者而歸書其言於几或曰我與彼不相謀也尚矣夫子於其言奚取焉雯蘿子曰斯其言有足以感予者矣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芻者篇

芻者芻於清源之谷失其友也憑輿而呼之葢三呼而有相之呼者三望之則閴無人焉以為鬼也旁皇反走遇雲谷丈人憩於蒼松之下芻者倒芻於地而噫氣焉丈人曰子何走遽而視變也芻者曰異矣適者吾失吾友焉憑輿而呼之葢吾三呼而相吾呼者三望之則閴無人茲鬼也與丈人曰昔者吾居於霞塢之村有行於田閒者其旁有人形焉已行則行已止則止走則追至

顚倒駭愕疑病以濱死或告之曰愚哉是己之影也夫人不知夫侶己而馳者己之影今子不知夫相己而呼者己之聲夫陰陽相薄而影響生焉是虛實之機也有無之竆也且夫疑己之響與影之爲鬼又烏知夫鬼之不爲己之響與影乎叟者曰善哉丈人曰吾與子言智也而未及乎仁叟者曰敢問仁道丈人曰山川之塊然禱之則雨雲興焉是物而神也荒墟之髑同氣者血相附焉是死而生也盡生生之理故有廣意於無生之地

存生生之誠故有感通於不動之境夫晝夜也幽明也應感也一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芻者於斯俛而再拜起謂丈人曰微子言吾且疾吾五官之用始吾謂吾有睹者蕞諸區爾予其寥然覽我以無極哉

太乙丈人篇

雯羅子學於碧翠山中俯仰圖書神交千載一夕肅衣襟望北而拜再俛乃興仰瞻紫微其光煌煌祝曰微臣之生兩終星紀質乃童昬靡有覺知十七之年神明是

詔抱此區區旁稽遠紹顧惟靈不長恐負明命載錫之光弗隳于成祝已退坐澄心既而假寐見有藜杖老人鬚髯皤然神光炯然爰立於吾前徬徨拜迓問來所由而曰吾太乙丈人也雯蘿子復拜曰昔劉向氏讀書丈人照之洪範五行實丈人詔之臣之玩心天人久矣苞符茫昧圖緯紛紜河洛授受眞贋未分九京不作虙禹鍵門末流襞積蔓於祲氛是以微臣竊疑焉以為非精義所存也丈人曰嘻子知之吾之所付於劉生者其糠

粃也神靈精英天地所惜道寶不愛于中天而今日何日顧子得聞之以藏於名山子其齋心而祇栗哉遂曳杖而歌曰黑白碁子環相巡兮元黄蓋軫左右分兮孰與翱翔植督樞兮茫茫之閒神所都兮河流滔滔洛湍濚濚兮中有舵翁不記名兮予能見之千秋萬載不數劉更生兮雯雞子默然丈人還顧曰環相巡者無端也左右分者長存也植督樞者化之性也神所都者物之命也滔滔者不返濚濚者迴轉雖不記名我思不逑言

畢飄然而去雯蘿子乃遽然而覺追念神言輾轉數日夜於是乎大悟圖書之機識易範之要以律羣經以睹衆妙

原人

問人曰西銘備矣退之原人所謂語焉而不詳者與未達曰原人一則知三才之各有主而未知人之所以繼天地而參天地者也二則知人之宜兼愛乎人物而未知人之所以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者也此其語之而

不詳也曰西銘之言人則備矣其終以存順沒寧何也曰人道於是乎至也周子圖說引死生之說以終篇亦此意也曰知死生之說如何曰非苟知之而已存順沒寧然後可以言知矣或者疑曰既沒矣又孰從而知之哉曰夫子不云乎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原反者非特原反之於身而已萬事萬物莫不有始焉莫不有終焉推事物之何以始何以終何以有始而無終何以使終而無失其始何以方始而知終何以既終而無憾於

其始此即一行一事驗之所謂順且寧者昭然也所謂死生之說莫著于是也豈曰推陰陽期數如管輅郭璞之云乎又豈曰存順吾所知沒寧非吾所意乎是故一行之愜而覺夢安矣一事之適而尤悔去矣至哉朱子之以仁義言之也欲知人之何以生則仁是已仁存而後其生也順欲知人之何以死則義是已義盡而後其沒也寧推之萬事萬物其始也皆仁其終也皆義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仁義之謂也原反事物

之終始則知吾身死生之説矣故又曰未知生焉知死

原鬼

或問韓子之原鬼分别形聲有無殃祥信乗則幾矣然鬼之所以為鬼未聞也曰聖人葢難言之雖然不曰知鬼神之情狀乎於何知之以吾身之精氣游魂知之也釋氏所謂以心法觀天地亦此意也何謂精氣耳目之精熒呼噏之氣息長存而不散者是已何謂游魂精之所交氣之所感往來而不可常者是已耳目呼噏有定

體而其交感往來也有萬變耳目呼噏氣之常伸者也神也方其有交有感而所交所感之事與耳目為體亦伸也神也既交既感事往而休焉則屈也鬼也以其紛擾聚散故謂之游魂其根本皆精氣也噫鬼神之情狀居可知已今夫日月山川之體寒暑之運萬古長存非其常伸者乎其水土之所生三光之所感為人為物為感遇流形於天地之間者亦非其暫焉而伸者乎聚而散有而無則非其休焉而屈者乎常伸者神也暫焉而

伸者亦神也休焉而屈者鬼也以其紛擾聚散故謂之遊氣其根本皆天地也曰屈而為鬼者遂無乎曰精氣之所交接者往矣而迹之留者未嘗往留之而久者亡矣而觸而存者未嘗亡烏在屈而為鬼之為無也聖賢之神與天地敝信乎曰人有善事嘉行名言至理而終身誦之者此其與耳目心思為體而偕之俱敝也亦何異之有

兵制

古者民與兵出於一故天子有六鄉六遂之兵諸侯有三郊三遂之兵此外又有都鄙丘甸之兵其實則皆比閭族黨井邑之民而已漢初亦然然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而已其餘則天下有事乃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事已兵休則仍復於其故故三代秦漢無養兵之費而財用足三代則又不輕於用兵而民力裕其時有農隙講武追胥蠋作之法固無患乎武備之不修也六朝日事戰爭而兵與民亦未嘗二至唐府衛之制雖善然已駸

驕乎有兵之名而兵民始二矣於後藩鎮分裂始有長聚不散之兵而天下之費盡于養兵遂自宋至今不能改焉明初則講屯衛之法蓋以天下既定兵無事而坐食不可也屯者漢之所謂屯田也衛者唐之所謂府衛也᠁闢閒曠之地使兵耕之而因以為世業設衛官統之職如州縣是古者寓兵於農今也寓農於兵可以漸省養兵之費而又使為兵者不至浮浪而無根此所謂不師三代之迹而師其意法至善也今海宇承平而武備

不可以不修則餉饋浩繁而屯衛亦不可以不講愚意謂沿邊沿海形勝阨塞要害之地則重兵固不可去法當漸興屯田之利以省歲給且使漸化為土著之民以固兵心此非得廉幹之帥而用之其事不能成其利不能久也至于腹內近處為可稍師古制而用民兵何則腹地者備盜賊捍鄉井而已用客兵則地利形勢不習一也主客之情不安二也卒有變故則無固志三也韓愈言土兵之善以為無遇敵望風之驚有愛護鄉里之

情有勇于自戰之意豈不為知兵者哉周漢之臨事調發雖難驟復亦宜使著籍之卒更番來往其半在伍則其半歸耕當其歸耕之時則裁其餉給如此則合天下邊腹之兵而計之而費之省者已過半矣又自宋以來兵民分故文武亦分無事則互有猜嫌有事則動相掣肘此而望其同心以敵愾不能也漢家列郡之兵管于太守唐亦每使大臣臨邊此則亦其古意之未墜者倘猶可稍采而師之乎

榕村集卷十九

榕村集卷二十

大學士李光地撰

雜著三

算法

周以六藝教士其曰九數云者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布以御質劑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冪積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

近勞費七曰贏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勾股以御廣遠高深此聖人所以極數之用也然古人精密之法不傳而後世所用悉皆疎率故所謂徑一圍三徑五斜七云者不過約畧之算而其方圓相求三分進益虛加實退皆非真數也自漢至元惟劉徽祖沖之趙官欽為算學之最故徑七則圓圍二十有二圓積十一則方積十四者是其約法也至於今日而新法立焉其於方圓圍徑冪積之算不爽纖毫矣而其書有所謂幾何原本者則以點線面體

為萬數之宗葢點引而成線線聯而成面面積而成體自此而物之多寡長短方圓廣狹大小厚薄輕重悉無遁形自此而物之比例參求變化附會悉無遁理古所謂勾股者舉中之法耳今三角法即勾股也然而有直角有鋭角有鈍角又其算也分周天為三百六十度而角度對之故量角之度以為起數之根然則勾股有直角而無鋭鈍其數起於邊而不起于角豈非有待于新法以補其所未備者乎其用之則以八線之表八線者亦

古人所謂勾股弦也今則變勾而曰矢且有正矢焉有餘矢焉變股而曰弦且有正弦焉有餘弦焉其在圓外之股則曰切且有正切焉有餘切焉變弦而曰割且有正割焉有餘割焉八線相求互為正餘故舉一則可以反三窮三則可以知一舉一反三窮三知一者則今之三率法是也三率之法即古者異乘同除之法而其立法加妙用之加廣則非古人之所及也欲通新法者必于幾何求其原以三角定其度較之以八線算之以三

率則大而測量天地小而度物計數無所求而不得矣

歷法

歷象之法成周以前尚矣而其法之詳不傳自漢以下作歷者七十餘家要其立法之大端則定氣也定朔也步五星也推歷元也葢氣定則太陽之躔冬夏之晷不差矣朔定則閏餘之分交蝕之度不失矣五星之步明而遲留伏逆陵犯之期可覆而知歷元正而七政交會之本可坐而致此其立法之大端也然去聖既逺道業

殘闕故其術以推測而彌精攷究而彌密葢至於今而
歷學無餘藴矣定氣之法古謂天周歲終而已不知所
謂歲差也至何承天始知之而立為歲差之率然其年
數則或以七十五年或以五十年或以百年迄無定論
惟郭守敬謂六十七年者近之今新歷則不謂之歲差
而謂之恒星行度葢自有宗動之天萬古不變而恒星
亦行乎其中故不能以無差也郭守敬有歲分消長之
法然非歲分之真有消長也日行有高卑有遲速冬至

之日適直速度則是日之晷刻減故見為歲分消耳新歷推得最高之度不在一處自至元辛巳以後最高漸過夏至而東故其歲又已自消而長此則郭太史之所未知者已定朔之法古者案日月常行定為經朔而已然月有本天高卑遲疾之行焉又有去日遠近遲疾之行焉其變尤多故新歷之立法尤密步五星之法古者以遲留伏逆别為段限王朴謂其遲速也須以漸故破段限而立衰次之法當已然五星有本天高卑又有去

日遠近蓋與月行無異故新歷謂七政終古平行本無遲速也但日則但有本天高卑月五星則有本天高卑又有去日遠近月則高卑遠近之分微五星則高卑遠近之分大故日有贏縮而其遲疾不如月之甚月有遲疾而無所謂逆與留者此則其所以同異之由參差之變又古但有五星經度新歷則并緯度有之凡皆古人之所未講也定歷元之法自漢前後志始而歷代沿焉然歷代之歷皆數十年而遂差而能使萬年之前千載

之後入其軌轍乎故郭守敬破而不用而新歷亦然此豈非直捷簡易不事支離之法哉至于里差之說具于周髀而其學不傳已數千載郭太史分方測候二十七處其于里差詳焉然終局于地平之說故其法不能通于四遠新歷以地為圓體南北東西隨處轉移故南北則望極有高下東西則見日有早暮望極有高下而節氣之寒暑因之矣見日有早暮而節氣之先後因之矣推之四海之外四方上下可以按度而得其算揆象而

周其變其說與周髀合不獨自漢以下為渾天之術者之所未到而實則聖人之意乃千載而一明也然而法既妙矣而神明之者存乎其人故隨時修改損益求中者人事固爾天道亦然今有三角八線諸法固已極測算之精微又得其人而觀候修正之欽天授時之功有不超越前代者哉

西歷

新歷有理奇而法者數事一曰天圓而地亦圓四方上

下皆人物所居各以戴天為上履地為下也其說與周髀咨合且渾天之術本謂如卵裹黄烏有卵圓而黄不圓者乎一曰天有九重最近者月天也稍遠則日天與金水天又遠則火星天又遠則木星天又遠則土星天最遠則恒星天其外則宗動天也楚辭天問曰天有九重孰營度之然則九重之説舊矣一曰惟宗動天行有常度不獨日月五星右行恒星天亦右行也其說則歴代歳差之説是也一曰日月五星各有天而行皆有輪

雖望之麗天而實循輪而行其理如珠逐盤旋游隨水去雖急轉長逝而復自作迴環之勢葢日月五星所以有贏縮遲疾者此也一曰月與五星有本輪又有次輪葢本輪以從天而次輪以法日在小輪之極遠者月疾而星伏在小輪之兩際者月紓而星留在小輪之最近者月遲而星逆葢日尊天月與五星尊天而又尊日也一曰金水與日同天而其兩輪包日葢二星之行異于三星去日極遠不過數十度耳不能與日相望也古人

莫察其故今言其輪包日則理通而法得矣一曰月有倍離葢五星一合日而遲疾一周月則一合日而遲疾兩周又五星之小輪跨本輪之内外月之小輪切本輪之邊其法皆以實測而得之凡此數事初若創見然或符于古經或軌于自然之理數其說不可易已至於有赤極又有黄極有最高又有最高之行理尤微妙事愈難明愚嘗妄意不獨黄有極爾自恒星以至月天皆有極也葢樞紐長繫者惟宗動為然觀極星之離樞漸遠

則恒星又有極可知矣日月五星則其明著者也最高者古謂長在夏至而已然自至元辛巳作歷之前實未至夏至也今則又過夏至而東矣郭太史立為歲分消長之法而亦未言其故愚又妄意夏至最高則冬至最卑最高極遲則最卑極速今言歲分者斷自冬至終始其日之日軌速而周星易則見為歲分減耳非真有消長也辛巳之前最高向于夏至而未至故郭太史以為日消自時厥後至于今乃漸長葢最高又過夏至七度

矣然則太史之術其疎乎不知消長之根在最高之行故也

記南懷仁問答

康熙十一年某月見西士南懷仁懷仁深詆天地方圓之說及以九州為中國之誤其言曰天之包地如卵裹黃未有卵圓而黃乃方者人以所見之近謂地平坦而方其可乎天地既圓則所謂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之下二分午中日表無影之處為然懷仁與會士來

時身履其處此所謂地中矣愚答之曰天地無分於方圓無分於動靜乎葢動者其機必圓靜者其本必方如是則天雖不圓不害於圓地雖不方不害於方也且所謂中國者謂其禮樂政教得天地之正理豈必以形而中乎譬心之在人中也不如臍之中也而卒必以心為人之中豈以形哉讀吳草廬土中之説因偶憶及遂記於此

愚又案天地度里不可窮極算術紛紜莫適為宗洛

邑土中之說固未可信然以歷理推之地勢差異晷景當殊南北之極潛見絶判西法稱赤道之下二分午表無景是冬夏數均也昔人有至外國者熟一羊頭而夜已曙是晝數常贏也今法南方四時晝刻每多于北又况乎其九州之外者乎晝夜不均非所語中然一歲之内絶無短永隂陽消息其序靡顯揆之於理亦未為中也如此則惟中國之地晷刻贏縮與四時進退二至相除毫無餘欠而洛又其中之中謂

之中土理宜不誣以是知經所言天地四時之所交合陰陽風雨之所和會信乎其為至理而非虛說也

聖人作歷之原

聖人作歷為順天以授時而已天道之大在寒暑四時而寒暑四時運於不可見於是而紀諸日月星辰之行是故察日之出没而晝夜明焉察月之盈虛而朔晦明焉察日之發斂而冬夏明焉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寒暑晝夜者天道之綱

民用之本其驗繫乎日星是故定四方候昏旦測晷景望中星而分至啟閉無所爽其候焉此所以歷象日星也朔晦望弦雖非民事之所關而聖人亦欲其參合而無閒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又所以歷象月辰也葢歷理之精微未有過於堯典數言豈非萬世事天者之法歟其具必曰歷與象者說者曰歷紀數之書也象觀天之器也有歷而無象焉不可也所謂象者大畧有四一曰儀璇璣是也葢天體渾然日月五星經緯異道遲速

異勢其閒離合遠近不可以目力齊也故為儀以窺之立經緯之環列縱横之度轉而望焉以知躔離進退之詳伏逆遲留之變則雖尋徑之閒而天體無所遁其形矣二曰管玉衡是也雖以儀窺天而人之轉瞬難定故復以管正之横於璣之上而凝眸焉則宿度星辰皆可以不失其位矣三曰表土圭是也所以致日景而辨分至定四方者也以長短之極察之則知二至以長短之中裁之則知二分以二分出入之景揆之則知東西以

午中之景正之則知南北故辨分至定四方皆由此也

四曰漏分日為若干刻而節水下漏以數其刻蓋凡儀

管表晷之施於用者皆以是為測候之準焉四者互相

參質以求天驗之詳夫然後可以紀之於歷而頒之於

天下蓋唐虞三代之遺法其可攷者如此

規垣宿野之理

北極周迴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南極七十二

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二規之中相去一百餘度其最

中為天之紘帶紘之內外三十度許為日月五星之行謂之中規三垣者北極為紫微垣在尾者天市在翼者太微紫微為宮寢位葢本居所之義太微為朝廷位葢取嚮明之文天市為明堂位葢因出震之理此或其意之可推者也若曰某星為相某星為將某星為后太子則吾不知也二十八宿分四方者葢以雲漢升降定之雲漢陰氣也列宿天中也雲漢之氣與列宿始交於申勢極于亥降交于寅沉化于巳潛明于午陰氣循環於

是為著故四維之限因以定焉陰氣之升為西為北陰氣之降為東為南天之道也古今知列宿之分而不知其所以分或者乃以日躔所次而目之不知軌轍東差斗分易位即復南至長在虛危而祖沖之所謂春躔義方秋麗仁域者亦不可得而强說也宿象分列則東者發生之象南者文明之符西者兵刑之屬北者空亡之鄉抑或其理之可求者也若曰某星為箕中之糠某星為房中之鍵則吾又不知也星土之文見於周禮雜出

於內外傳諸書其說茫昧不可究窮至一行而始有兩戒河山之說葢水土之精上為雲漢雲漢之經乎天如山河之經乎地也故以山河為限而後區域可分以雲漢為章而後分野可名列宿之在天中猶九州之在地中也列宿者日月五星光曜經焉九州者禮樂五常人文萃焉故列宿者九州之配也江河之首發於岷蜀秦隴之墟尾没於渤碣揚吳之境故雲漢升氣交於井鬼為秦蜀分雲漢降氣交於斗箕為燕吳野此又或理之

可通焉者然至於晉魯衛齊以負海而跨河得乎雲漢之升宋鄭楚周以四達而宏衍位乎雲漢之降語其鑿然者固不可得而盡知矣又況南疆日闢而宿度不移河道既改而星土莫遷則分野之書吾又安敢以彌而信之哉是故觀察天地而為理之所不可推者君子闕如也知為理之不可推而必隨聲附和莫自白其真偽之所歸其不反覆眩亂者幾矣無乃非易簡之旨與無乃非窮理之學與舉天壤可名之星為座數百為星數

千或連絡為體或單舉成名各有攸司官曲具備是果何從而定之又果孰從而察之與夫歷數有常而步之猶不免於差至於眇冥荒忽而莫之詰窮者則轉相祖述而傳之以為信嗚呼其亦與於惑世誣民之尤者與

天人參合之道

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閒者協五紀念庶徵而已五紀者天之所為庶徵者人之所為天運人從不協則睽人感天應不念則亂然所以協之念之皆一

因乎自然之理豈若末世之凌雜鹽米而放於荒誕也哉夫一歲之有春秋冬夏猶一日之曉午昏夜也日出於寅沒於戌歲開於寅閉於戌故行夏之時者所以儆民之春生東作而惕其夙寤晨興是以天事始於子而人事始於寅夫晝刻每多於夜而陽功常溢乎陰故為之法曰陽三而陰一此生物之心也自然之道也上下四方各有辰次日之出卯入酉上下之辰然四方之辰亦然其出寅入戌出辰入申亦如之此變應之妙也自

然之道也出寅入戌為陽侵陰出辰入申為陰侵陽往來交侵不越乎東西之三辰而不至於南北陰陽太少之位也自然之道也陽進則晝長陰盛則夜永天變日効不爽毫釐貞觀貞明之極也自然之道也此豈人之所為也哉皆天之所設焉爾若夫徵驗之理則洪範亦言其概矣王省惟歲為主氣之柄也卿士維月師尹維日為紀氣之行也庶民維星為衆多繁附而處氣之中也故王道失則天亂而寒暑易庶政失則日月亂而錯

行百姓擾則星辰變而示異故曰周末無寒歲秦世無燠年王道反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詩人所以刺皇父也民勞則星動民散則星稀史氏之言其必有考矣夫列宿麗天因天之氣而性質各殊或則好燠或則好寒益不但箕畢之於風雨而已猶之八方五土風氣不通民生其間嗜欲不齊故政教之順民而施如氣候之應節而至日月從星則氣候得而天道正矣卿士師尹從民則政教舉而王道行矣天人相應故觀夫庶徵之協

否而又之明不明賢之用不用民之安不安可省念而知也葢聖人之意其可推者如此至於辨星土察星變望雲物紀祲氛各以類占用謹天戒抑亦理之所必然若乃星占末學轉為枝蔓則是溢乎正理而為術之流譬之畫野分地其物產風聲之可紀者大畧也家區而戶别之雖造化不如是之刻雕也故不能以無辨

等韻皇極經世韻同異

等韻三十六字母沿習已久然其所以區别之源多莫

能明其故吳人有強謂其方言備此諸母者察其口中之音亦不過四聲有清濁耳且仍不能具三十六之數也至康節經世書分為二十四音析為四十八行通其意者亦少今案字之音母皆止於二十四部予分清濁聲不論有字無字皆存其位此所以有四十八也等韻亦分清濁聲而於平聲有音無字者不載故或清濁兼存或存其清或存其濁此所以止於三十六也二十四母者影曉為喉音見溪疑古云牙音今案當為鼻音端

透泥為舌頭音令案來字亦當附此知徹為舌上音精清心為輕齒音牀穿審為重齒音令案日字亦當附此非微為輕脣音邦滂明為重脣音此二十三音者等韻經世之所同也中閒清濁皆有平聲字者影與喻曉與匣見與羣端與定知與澄精與從心與邪照與牀審與禪非與奉敷與微邦與竝而已如溪透徹清穿滂則有清而無濁疑泥來日明則有濁而無清此經世兼之而等韻所以或存或闕者也然等韻則以舌上音孃字足

為二十四經世則以重齒音日字比例輕齒音為二十四此其微不同者要皆有濁無清之聲也是故二十音之中清濁具者十二不具者十二不具之中有清無濁者六有濁無清者亦六二書同異之故此其大端矣其部居離合前後亦兩有得失經世以疑字鼻音與曉字喉音為同類明字唇音與影字喉音為同類不當合而合此其所失也當以等韻為正來字本舌頭音日字本重齒音等韻以為半舌齒而别之於後不當離而離

此其所失也又當以經世為優也至其前後之次則等韻益以鼻而舌舌而齒齒而唇以歸於喉深得貞下起元之意亦非經世所及要之音之止於二十四而分清濁者則一經世之釐為同類異行尤易尋別也

榕村韻書畧例

古韻書不可見而其散於經傳者足徵也顧氏寧人之論備矣後代益詳於韻而等切之學興雖其字音韻部閒或與古差譌而其條理可尋其同異沿革可推何則

音生於人心今古不殊故也夫色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味不過五而五味之變不可勝嘗故音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用也前世為韻書者未知五音生生之法故雖區別有倫而迷其本始惟

國朝十二字頭之書但以篇首五字使喉舌齒脣展轉相切而萬國聲音備焉蓋於韻部以麻支微齊歌魚虞為首於字母以影喻為首獨得天地之元聲故可以齊萬籟之不齊而有倫有要也從來為此學者部多首東

等多首見益失其本矣惟部子於聲類以歌韻首列而辭曲家每字收聲皆歸影母者乃為得其遺意然部之諸部既不盡合而度曲者只悟收聲不知其為生生之本故亦不能舉而措之而皆通也然收聲之法釐為六部此則確為聲樂本要而

國朝字頭亦合焉神瞽復生不能易矣今譜亦區為六部別為十二行以首五字宛轉相生為百二十聲於是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各得其位性術之變窮於此

馬韻有有聲無字者等亦有有聲無字者計韻之有聲有字者三十六就唐韻而增損改入之也母之有聲有字者亦三十六依等韻而分別論説之也然所据者皆今日同文之音也攷之唐宋閒則已別稽之於古則又殊葢是編之意存乎明韻而已非隨時則不通非諳俗則不悟若夫究心小學者將以窺文字之初辨點畫聲音之始則有諸家及寧人之書在此不能具也

翻切法

自東冬江陽庚青蒸真文元寒山先佳灰蕭肴豪尤侵覃鹽咸諸部皆可以合聲為切法如都翁為東希陽為香幾驚為驚之因為眞孤灣為官沙安為山低烟為顛呼隈為灰西腰為簫溪憂為丘妻陰為侵他諳為貪之類皆兩聲合成一聲不用尋其等母韻部便可曉然但上一字須檢是首攝何字所生必以其字切之下一字則歸其韻之影母字乃得兩聲諧叶或上一字有音無字則借其字之上去入字或下一字有音無字則借曉

母疑母字則聲氣猶相近若如古人切法則遠矣惟支微齊魚虞歌麻七韻乃首攝之字生天下之萬音者故可以切他部而他部不能切七部蓋七部之字皆天然獨音非兩聲合成故也中閒惟麻韻鵶哇等字可以支虞部中字切歌韻字可以虞部字切則以鵶哇等元是支虞反切麻部所生而歌與虞聲韻開閉同類故也此外凡七部中字皆應借本字之上去入為上一字而下一字歸本字影母切之影母之字仍借曉疑可也

南北方音及古今字音之異

等字三十六其本二十四清濁平聲具者十二有清無濁者六有濁無清者六合之亦十二故總為三十六音也然就清濁具之中南北方言又不同惟影與喻曉與匣心與邪審與禪非與奉敷與微其為清濁相配南北尚相近若羣定澄從牀並則南音為見端知精照邦之濁聲北音為溪透徹清穿滂之濁聲也故此具清濁十二音之中南北同者六不同者亦六觀歷代韻書多從

南音所以知者以上去入三聲叶之可見也至於知徹澄孃之為舌音今存者孃字耳餘三字則皆入齒音不知自何時而變惟閩廣人則尚有之攷邵康節經世以知徹二字列於齒音之後而以孃字暗對日字則意其時已畧如今人音但不知輕重齒之外當作如何取此聲也又敷字今人讀之只是非奉一類不與微字同類在古音必當别故風字為方馮切豐字則敷馮切則是非敷有兩讀而風與豐為兩音也此類與世推移皆有

不可以時音概者

卜書補亡凡例

洪範卜五占用二

占書紀陰陽故用二卜書紀五行故用五

周禮太卜掌三兆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

玉兆瓦兆原兆者占龜之三書如連山歸藏之類也

卜之有體猶筮之有卦體之有頌猶卦之有繇書曰

體王其罔害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即此百二十之體也史傳所引鳳皇于飛和鳴鏘鏘専之渝攘公之羭大横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如此之類即千有二百之頌也體所以有百二十者自五而乘之再倍為二十五又倍為一百二十五其中有五純體焉體純則無生克而不占故止於一百二十也頌有千二百者每體以十日占之吉凶各别故極於千二百也卜書在漢初猶存至京房輩併卜筮為一法故以

五行布於六爻之閒而亦以十日起卦雖借易為用而其占決休咎悉卜法也王仲淹以京郭為亂常此其一端矣

洪範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占龜之五兆也古人以火鍥鑽龜故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其所上之烟氣有此五種雨者烟氣濁暗水之兆也霽者烟氣清明火之兆也蒙者烟氣微濛次於雨者木之兆也驛者烟氣斷續次於霽者金

之兆也克者烟氣交爭倐明倐暗土之兆也凡鑽龜之法先傅以墨而燃鍥加之故水火相薄而氣升焉其或火過則焦水過則不食墨二者皆不能成兆主於其事不可為而不占也

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一事爾而卜三龜者卜必三鑽猶筮之有十八揲也初鑽得五之一再鑽得二十五之一三鑽乃得百二十五之一此時未開書何以知其吉也三鑽皆不焦

而食墨故曰一習吉也及開書而其頌辭又吉故曰乃并是吉也後人不悟三龜之義而以為使三人分卜者非矣洪範所謂三人占者既得體兆之後使三人互相參決如傳史趙史墨史龜之比爾

春秋傳晉卜救鄭遇水適火

此傳證卜書之為五行尤最明著葢以兩水而遇一火謂之水適火也水遇火則必滅火如兩水相遇則不能相勝齊太皞之後火之祀也宋為子姓水之位

也故曰利以伐姜不利于商

又筮短龜長

古人重卜故周官雖兼立卜筮夢之法總以太卜之官而傳又有筮短龜長之說夫陰陽五行其致一也然陰陽簡以該而五行詳以備自四時五方甲子分野物族事類莫不以五行求之而可見此其所以為長於筮也然易經四聖之後理義象數其發之也無餘而用之也無敝此所以列于經而孤行而卜法寖

敎

論曰凡數皆起於洛書其四正者參天之數也故自一而三自三而九自九而二十七自二十七而復於八十一也其四隅者兩地之數也故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復於三十二也其中宮者參兩之合也故自五而仍得二十五自二十五而仍得一百二十五至于無窮而不變焉三者盡天地人之數是故先王之設官分職體國經野象之在朝

象天故外則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列内則有三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職在野象地故有八家同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之制國中象人故有五百家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以定民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出兵戎之法若其制作垂後則樂律者用天數者也易卦者用地數者也卜兆者用人數者也揚氏用天數而陰陽亂司馬氏

用人數而五行汨皆非其本矣

一百二十五體除五純體凡一百二十每體三變三百七十五變除五純體之變凡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此與三鄉之除里長三軍之除卒長者其數相同也

變止於三盎位之上下内外事之始終備矣五行參差相錯有入體者有不入體者寀其上下加臨之位視其始終更代之序別其生克喜忌之情參之歲月日以辨王衰視其所占之人坐位以定賔主視其所

占之事逢時以決休咎亦可以施諸民用矣

詩選凡例

古者同書攷文雖未聞有四聲之說而韻部分明六經秦漢以上書皆可見後世四聲等母於韻學不為無功然案其部分則自江左之末及唐人而既亂矣然唐人律詩自守功令其古詩則凡所通用韻皆於古未遠特古今字聲閒有出入者爾自宋及明所用全錯上畀詩騷下反隋唐韻之既乖叶諧安在此大關節不可不正

也

古人詩平上去三聲皆通用其入聲則多轉為去亦或通用也今既有四聲平仄分用亦自諧聽然平聲清揚入聲短速固與上去兩聲微别若上去兩聲相差至眇今南北人多不能辨者作詩時須案韻本尋撿則古詩韻脚兩聲固可通不獨漢魏之閒唐詩閒亦有此也

近體詩句中每字平仄固有律令然五言倡句第三字七言倡句第五字皆用平聲者正也閒用仄字則下字

仄聲必易以平若適當兩平疊之倡句則此體不可用又當變而通之於和句用平聲為對可也然此體在唐初亦不拘惟杜韓柳則極嚴謹至五言和句首兩字七言和句第三第四字遇下字應用平者上字必不可用仄

三百篇備諸體漢初樂府亦備諸體但樂府五七言者多此即後來變體之漸矣安世詩甚古列國謳吟亦多抑揚慷慨後代詩人轉相規擬然古勁終不如也陸象

山有言康衢之謡擊壤之歌髙文大冊有不能及中林之夫漢上之女碩儒宗工有不能企性情之所濡俗化之所渝時運之所驅是以君子論其世焉漢承秦後元氣肇淳故其詩文雄深雅健非後代所復及雖然佚蕩悲惋之音多而肅穆平寛之意少以彼霸心之存王澤之竭固與雅南教化異也誦讀之士可以觀矣古體無所不備然四言其大經也故以四言首之存古也韋孟傅毅曹植張華陶潛王勃其志美其詞文以嗣

風雅亦庶無愧
長短句體之雜也區為一部别於粹乎五言七言者也
内如退之琴操與古為化矣用韻則未離乎唐爾鮑明
遠行路難蒼勁奇峭詞家之絶調
蘇詩深厚李詩慷慨更號之首信乎不羣其擬作者風
格並高也建安之詩氣體踈宕張陸以下衰矣擇其稍
聳拔者登之卑纖弗與也陶公為賢人君子所尊不可
改評鮑明遠河汾病其哀怨然自詩人振筆之妙未有

如之者元暉子山可稱時藻比之陶鮑筋束緩矣陳拾遺張燕公以氣雄李供奉以才敏若杜工部韓文公之詩源遠流長則千載之兩人也其餘名家各自斐然然清音俊筆則王孟標新深情雅裁則韋柳擅林皆此道之能者故後世有述焉

兩漢古詩比興敘意或稱引古人則直道其事不類後人采摭塗附或至于連章累句以為工也且俳儷未興故其氣能揚發辭則雄直而曲至建安猶存斯體及晉

宋之後始變

古詩不貴俳儷正為其傷氣爾詩與文相表裏皆自東京魏晉以下而寖變也韓門論文則謂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鬬葉顛倒相尚

榕村集卷二十